

第一编

血 染 金 部

伪市长傅筱庵毙命记

陆茂清

- 略施小惠，收山东汉为奴仆
- 叛国事敌，屡遭暗杀魂魄散
- 军统设计，笼络仆人作内线
- 祸生肘腋，伪市长被刺授首

1927年3月26日深夜，上海十六铺码头。昏暗的路灯光下，日本海军陆战队士兵三步一岗，五步一哨，个个挺直腰背，紧握“三八”大盖如临大敌。“嘟嘟”一辆米黄色轿车直驶到碇船上，嘎然刹住。车门开处，钻出一个略显臃肿的半老头，在他身后，紧跟着几个服饰华贵的男女，似是半老头的妻妾儿女。这一群人神色慌张地跨上了开往大连的日本邮船。

那个半老头是谁？10年后叛国投敌，出任伪上海特别市长的大汉奸傅筱庵。国民革命军北伐以前，他已是上海滩上集官僚、买办、金融巨子、商号老板于一身的显要人物。因他曾投靠五省联军总司令兼江苏司令孙传芳，故北伐军到达上海后，总司令蒋介石

石发布命令，通缉傅筱庵。傅筱庵既怕又恨，却又无可奈何，三十六计走为上计，便密向日本驻沪领事馆求援，带着家眷及金银细软，在日军保护下，趁夜登上日本邮船，北逃大连。

略施小惠 收山东汉为奴仆

秋日已过 严冬将至。傅筱庵的妻子朱氏原来就体弱多病 抵不住这北国深秋的早寒，九九重阳过后，便已棉衣裹身。这天上午，趁风和日丽，由傅筱庵陪着，去西伯利亚皮货公司采办过冬衣服。

买好衣服，傅筱庵迈出店门，往左转身，忽听得脚下“啊呀”一声，吓了一跳。低头看时，见一汉子跪在水门汀地上，右手捂着左手背，殷红的鲜血从指缝里渗出。原来这人刚才双手支地跪着，被傅筱庵的皮鞋脚踏上了，皮包骨头的方寸手背，如何吃得消一百五六十斤的份量？当即皮破血流。

当年城市里，跪在街道旁向行人讨乞者多不胜数，傅筱庵从上衣袋里摸出一张角票：“去药房买点红药水涂一涂。”那汉子既不接钱，也不吭气，如未曾听到一般。“嫌少？”傅筱庵加了一张票子。奇怪的是汉子仍不伸手，仰起头充满泪水的双眼望着傅筱庵，带着哭音说：“求先生发发善心，俺娘会保佑您先生升官发财的。”说着，指了指背后墙上的白纸黑字。

恐怕是“升官发财”之类的吉利话起了作用，傅筱庵顺着汉子所指望去，一尺见方的纸上，写着几行字：“小子朱升，原籍山东。母子乞讨至此，老母不幸病故。现因无钱安葬，人子孝道难尽。求您先生行善，施舍薄棺一具。甘愿终身为仆，不取分文酬报。”他复又仔细打量这汉子，20出头年纪 虽蓬头垢面 衣衫褴褛，倒也五官端正，且腰细膀阔，手大脚大。暗暗寻思：只吃三顿白饭，譬如多养一条狗，家里正少一个干粗活的，象这种便宜

货哪里去找？何不收留了他！于是说：“你且起来，先把老母安葬了，三天后来我府上。”说着递过一叠钞票。朱升双手接过，连叩了好几个响头，记下傅宅地址后，千恩万谢的去了。

朱升自到傅家后，包揽了所有苦活、脏活、重活，每天从五更鸡啼忙到满天星斗，从无半句怨言。而且懂礼貌，知规矩。所以傅家上上下下，没有一个不说他好的。一个偶然机会，更使他赢得了傅筱庵的特别器重与信用。

傅筱庵自幼生长沿海，爱吃毛蚶，到大连后，毛蚶仍是他餐桌上的家常菜。一天深夜，傅筱庵一觉醒来，感觉肚中阵阵作痛，伴之以隆隆作响，不一会愈痛愈烈，一连泻了七八次。等不得天亮，忙忙住进了日本人开设的“新亚”医院。

医院交代，要陪客一名，昼夜服侍病人。傅筱庵的妻子患有心脏病，自然不能胜任。他的两个宝贝儿子自少娇生惯养，谁愿服侍老头子吃的拉的？女佣杨妈、李嫂更不便当男主人的陪客，这是朱氏严禁了的。无奈之下，傅筱庵想到了朱升。

朱升日夜照料傅筱庵服药、吃饭、大小便，寸步不离。一天夜里，傅筱庵因右腿酸麻，要朱升设法垫高后按摩按摩，却一时找不到合适的垫腿之物。也算是他急中生智，坐在地板上，把傅筱庵的脚搁在自己的肩上按摩起来。半个时辰以后，傅已呼呼入睡，朱升怕惊醒主人，坐待天明，纹丝不动。

不日，傅筱庵病愈出院。一到家里，就把男女仆役召来，着实夸奖了朱升一番，并当众宣布，自本月起，给朱升月薪 22 元，让他服侍自己起居。以后又好几次当着宾客的面，称赞朱升是“义仆”。朱升感激涕零，发誓效忠主子。

叛国事故 屡遭暗杀魂魄散

经傅筱庵多次托人疏通，至“九·一八”前夕，南京政府终

于撤销了对他的通缉令。“一·二八”事变后，由大连南返上海，再度出任通商银行董事长。鉴于全国抗日情绪高涨，不敢轻举妄动，深居简出。

“八·一三”淞沪抗战后，上海陷于敌手。良机已至，傅筱庵再也不甘蛰居，与日本政客、浪人公开来往，并与日军搭上了关系。又常邀集亲朋故旧来家中作客，其中大都是失意的绅商闻人，往往三杯黄汤落肚，便七嘴八舌咒骂起南京政府来了。他们都劝傅筱庵把握时机卷土重来，傅筱庵正中下怀，公然声称将不负众望，适时出山。

日军于占领上海后，支那派遣军总司令松井石根根据上司指令，着手物色伪市长的人选。傅宅的座上客中，有位名周文瑞的，与松井的翻译知交，两人合力向松井推荐，由傅筱庵充任市长。松井早已掌握傅筱庵其人其事，遂派人去傅宅接洽，傅筱庵假意客气一番后，半推半就答应了下来。伪维新政府于是颁令，委任他为上海特别市市长。

汪精卫逃出重庆，经河内到上海后，谋组伪政权。蒋介石指示戴笠派军统局书记长吴赓恕潜来沪上，通过策划，由与傅筱庵私交甚密的开滦煤矿经理许天民，设法勾通傅，待汪精卫来上海时，设宴诱杀之。傅筱庵一面佯为允诺，一面向汪精卫告密，许天民等因此被捕。汪伪南京政府建立后，继续委任傅筱庵为伪上海市市长。蒋介石对傅筱庵的举动极为震怒，命令戴笠迅速将其诛灭，戴笠不敢怠慢，向军统上海区区长陈恭澍下达指令：用暗杀手段打击沪上汉奸，以伪市长傅筱庵为头号目标。

一天上午，傅筱庵在日军司令部议事完毕，返回江湾伪市政府。刚钻出汽车，砰然枪响，子弹“啾”的一声从他耳边擦过，吓得他魂飞魄散，蹶着屁股拼命往车底下钻，连堂堂市长大人的体面都不要了。行刺者正要再打第二枪时，子弹卡壳，被当场抓住，原来是伪市政府的警卫士兵。

转眼到了 1939 年 10 月 16 日，这天是他任伪市长一周年。晚上 8 点，国际饭店灯火辉煌，应邀赴宴的客人纷纷入座。一阵掌声过后，傅筱庵致祝酒词，当他放大嗓门高喊“为东亚圣战胜利、为大日本天皇陛下健康长寿干杯”，来宾一齐起立，举杯在手趋声附和时，标着“厕所”字样的门帘里，伸出了一管乌黑的枪口。可惜在扣动枪机的一瞬间，摄影记者的镁光灯的闪烁，破坏了杀手的瞄准线，子弹稍稍偏高了一点，使傅贼再次逃脱一死。枪声过后，大厅里大呼小叫声、杯盘落地声、桌椅翻倒声连成一片，男宾女客你推我拉，互相践踏，拼命向门口涌出，各自逃命。刺客混入人流中，从容逸出。

是年冬天，傅筱庵的妻子朱氏因病不治身死。其后不久，他去戈登路寺院烧香，祈求菩萨保佑平安无事，官运亨通，并请和尚做水陆道场，超度朱氏亡魂。

香烟缭绕，钟磬齐鸣，傅筱庵跪在蒲团之上，两眼微闭，双手合一，轻声祷告。突然，一个小和尚手握杀猪刀，向他猛扑过去，举手就戳。保镖眼明手快，飞起一脚，刀被踢落。傅筱庵把佛堂当作刑堂，严加审讯，厉声骂道：“佛门弟子，应以慈悲为本，我与秃驴无冤无仇，为何要下此毒手？”和尚破口大骂：“我与你有不共戴天之仇，你身为炎黄子孙，却出卖祖宗，为东洋鬼子效命，凡我同胞，谁不想食你之肉，寝你之皮？我为国除奸，死得其所，必能早成正果！”傅筱庵暴跳如雷，令将和尚活活打死。

出任伪市长未满 2 年，傅筱庵连遭 3 次暗杀，虽然侥幸未死，却成了惊弓之鸟，终日忧心忡忡，坐立不安；夜间狂呼乱叫，恶梦不断。为了保命，他向日军司令部要了一辆防弹汽车，又亲自物色了 23 名中外保镖，个个有一手好枪法，精于擒拿格斗。日军司令部为了给他壮胆，特地调拨一小队士兵，常驻在他的宅邸虹口施高塔路 26 弄 2 号。汪伪特工总部头目李士群也派来了 20 余名特工，专门充当傅宅的警卫。傅宅内外明岗林立，暗哨密布，四

周巡逻昼夜不绝。层层保护之下，傅筱庵的心稍微宽了一点。

军统设计 笼络仆人作内线

一日早晨，朱升买了小菜，仔细检点了一下所买的毛蚶、火腿、对虾、猪心、毛笋、豆腐，认定一样不缺，便跨上自行车，吹着口哨向施高塔路驶去。

忽然，从弄堂里走出三个穿香緞纱短衫，嘴角叼着香烟的汉子，勾肩搭背横穿马路。朱升一边打铃，一边刹车，嘴里还喊着“当心”可是晚了，前车轮碰着了高个子。

“瘪三，眼睛生到头顶上去了，赔我的裤！”高个子用手在裤腿上一拂，果然裂开了寸把长的口子。

“先生，对不起，你说该多少钱，我赔。”辰光不早了，傅筱庵每天 8 点钟要吃早饭，朱升不敢耽搁，连连陪不是。

“阿拉迪是洋货，穿了一个礼拜，打 8 折拿 80 块钞票来。”高个子也斜了朱升一眼，把手伸了过去，“快，铜钿拿来！”

朱升一听这数目，明知对方要敲竹杠，压住火气陪着笑脸说：“实在不好意思，今朝钞票没带足，身边只有 25 元，您先生就将就了吧。”说着知趣地抽出香烟递了过去。

“介便宜，依倒开得出出口！真是碰着赤佬！”高个子眼睛一瞪：“不满 80 块就勿要想走！”他一呶嘴：“把这小菜留下来作抵押。”另两个不由分说，来抢菜篮子。

朱升心里发急，伸手去拦，脸上早挨了两记耳光，不由得怒火中烧，仗着有几分力气，将自行车往行道树上一靠，扑了过去。只可惜双拳难敌六手，刚一交锋，就被打翻在地，拳头脚尖纷落，痛得满地乱滚，呼爹喊娘号叫不止，引来众多行人围观。

正在这时，救星来了。一个身穿长衫的高大汉子拨开人丛挤了进来，面向高个子，双手抱拳为礼：“区区小事，何必大动干戈？”

钱由我来付，请高抬贵手，放他去吧！”

高个子冷笑一声：“哪里冒出来的杂种，多管闲事，当心吃生活，识相点，快走开！”

“有话好说，何必出口伤人？”大汉也不示弱；“你们3人打他1个，太欠情理，也不显得本事。”

“灰孙子阿是要自讨苦吃？”高个子近前一步，挽起袖子就要动武。

“俺山东人就是爱打抱不平。”话音未落，“咚”的一拳，高个子一个趔趄，仰天跌坐地上，大汉跃上前去，脚尖轻轻一点，痛得他抱着小肚子蜷缩成一团。其人出手之快，令人惊叹！

“上！”另两个异口同声，从左右两侧抢了过来。大汉也不躲避，待近身的一霎那，猛地往上一窜，分腿出拳，脚踢中两人小肚，拳击中两人面门，双手捂住眼鼻，连连后退。高个子见势不妙，正欲爬起来逃走，大汉一个“喜鹊登枝”，只一纵，左脚踏在他背上，右脚尖顶住他头颅，厉声喝道：“还欺侮人不？说！不说老子就叫你红的白的一起淌！”

“爷叔饶命，兄弟我下次再也不敢了！”高个子苦苦哀求，刚才的英雄气概荡然无存。

“滚！”大汉一声吆喝，3人如遇大赦，挣扎着爬起来，一溜烟狼狈而去，人群中爆发出一阵轰笑。

“快回家去吧，朱先生。”大汉俯身弯腰去扶朱升。

“你是……”朱升揉揉眼睛；“是陈老板！”他刚起身，复又跪倒尘埃，“多谢陈老板相救，不然俺就没命了”。

“自家兄弟，不必客气。”大汉把自行车交给他。

3个月前，傅筱庵宅邸斜对面百余步处，新开了一爿酒菜馆，老板陈默，山东人氏。朱升性嗜酒，每晚服侍傅筱庵安寝后，必来店中饮几杯，渐渐与陈老板混熟了。因为是同乡，话也好说，买卖也好做，朱升打四两，陈老板往往给半斤；一块一盘的白斩

鸡，他只需付半块。好几次朱升酒完菜尽时，陈老板笑眯眯地托着酒菜过来了，挨着朱升坐下：“来，俺兄弟再喝一杯。”于是重整杯筷，开怀畅饮，尽欢而散。

当晚 8 点敲过，朱升手拎礼盒来到酒店，向陈默道谢来了。寒暄几句后，陈默的妻子翠姑端上菜肴，摆好杯筷。3 人谦让着入席后，朱升满斟一杯，双手捧与陈默：“陈老板仗义救助，不胜感激，今日借花献佛，向陈老板敬一杯，大恩大德，永世不忘。”

陈默站起来，躬身接过，一饮而尽：“见义勇为，古有明训，更是俺山东好汉的秉性。亲不亲，家乡亲，尔今尔后，你我更应常来常往，互助共济。”

几杯落肚，话也多了，陈默自我介绍说：“10 年前离家漂泊来上海，在她父亲店里当伙计。”他望了翠姑一眼，接着说：“后老人家因病去世，临终前让我俩结成了一对。两个月前搬来施高塔路，经营这小买卖，生意还算不错，每月有二三百块赚头，不知朱先生在何处营生。”

“在傅市长家里当佣人。”已往朱升为谨慎起见，加之不满傅筱庵为日本人做事，耻于为伪市长家佣人，故而从不提。如今在恩人面前，他自然不再隐瞒而直言相告了。

陈默听了，肃然起敬：“黄牛身上拔根毛，也比苍蝇脚粗，市长家里的当差，薪水一定大得勿得了，比我这小生意强多了。”他见朱升沉默不语，便挟了一块板鸭送了过去，“不过，傅筱庵为东洋鬼子做事，名声太坏，上海大人小孩都知道他是汉奸，朱先生身强体壮，哪处不能混饭吃，偏要钻到这是非之地？”

“吃饱了老酒只管瞎嚼瞎话。翠姑嗔怪地瞪了丈夫一眼，”好得朱先生不是外人，不然一句话叫你吃官司。”

“嫂子说哪里话来？陈老板救了俺的命，即使他是共产党，俺也不会去报告。”他端起酒杯重又放下，喟然长叹：“别人以为我薪水高，实际上只有 22 块。”

“只有 22 块？”陈默夫妻异口同声，口气中既惊奇，又不甚相信。朱升于是一五一十，将在大连被傅筱庵收留经过叙述一遍，末了问道：“陈老板是个生意人，看上去斯斯文文，想不到有非凡本事，三拳两脚，就把几个狗东西打得屁滚尿流，痛快痛快！不知陈老板这套功夫是祖传还是名师传授！俺也想学一点，以后再遇到这些狗东西时，给他们点厉害看看。”

陈默微笑道：“不值一提。当年离家后，途中在一所寺庙里当过年把杂役，跟当家和尚学了几路拳脚。上海滩地痞流氓多，特别如我等这种外地人，最受他们的欺，学点防身本事，紧要时可派上用场。朱先生若有兴趣，有空时多来走走，一道练练。”

时针指向 10 点半，朱升起身告辞，送至门口时，陈默说：“下次来时，何不把嫂夫人带来认识认识。”

朱升凄然苦笑：“象俺这种人，流落异地，一无钞票，二无存身之处，哪个女人肯嫁给俺？看来是要打一辈子光棍了。”

“我有个表妹，春上从苏北来上海寻生意，在碧螺春茶馆烧老虎灶，今年 25 岁，还没许配人家，字虽然识得不多，人倒长得蛮标致，朱先生如果有意，可以帮你们拉拉线。”翠姑以征询的口吻说。

“老婆是想要的，只是实在讨不起。”朱升两手一摊。

“先见见面再说，常言道，有缘千里来相会，只要两厢有意，别的事情都好办。”陈默说。

双日初八，朱升与翠姑的表妹阿凤见了面，真可谓一见钟情，两个月后，两人便结为夫妻。结婚的排场虽不算大，也耗费 300 多元。新房在南京路，是陈默垫钱买的一处亭子间，一套硬木家具也是陈默送的。婚后第二天，朱升夫妻双双去陈默店中，拜谢玉成之恩。当朱升把买亭子间的借据交给陈默时，陈默往煤炉里一掷，说：“钞票本就是身外之物，生不带来，死不带去，多了也是个累赘，我陈某重情义而轻钱财，谁要你还钱？再说与人方便是

与已方便，说不定什么时候我们有难事时，还要请你帮忙呢。”

“这个自然，你们两位的恩德，俺朱升牢记在心，今后陈老板有什么事要俺出力时，即使上刀山，俺决不说半个‘不’字！”

乡亲加姻亲，从此以后，两对夫妻常来常往，兄弟姐妹相称，亲如一家。朱升夫妻收入不高，手头拮据，陈默屡屡慷慨资助，或送去实物，或送去现款，每使朱升感激不尽。

光阴荏苒，转眼已是 1940 年中秋节，是日黄昏以后，陈默提早打烊，与翠姑带着桂花佳酿，各式月饼及香肠、烧鸡、对虾等菜肴，前去南京路朱升家中，与朱升家人共度佳节。朱升感激地说：“前天大哥就已给了 30 块钱过节，今日又买了许多东西，屡次让你们破费，实在过意不去。”

阿凤摆好酒菜月饼，招呼入座，4 人各坐一边，与往常一样，边吃边谈。和已往不同的是，陈默不是侃侃而谈，谈笑风生，而是寡言少语，脸无表情，好几次答非所问。翠姑的话虽然多些，但也眉中锁若隐若现。

朱升是个乖巧的人，自然看在眼里，忍不住问道：“看大哥大嫂神情，好象有什么心事？”

陈默轻轻叹了口气，欲言又止。阿凤盯着翠姑追问：“出了什么事，快说呀。”翠姑低下了头，眼睛连眨，两颗泪珠从眼角渗出，顺着脸颊缓缓淌到嘴角，她急忙掏出手帕揩了揩，掩着脸说：“人命关天的事，说了也没有用。”说着抽泣起来。

朱升急了，直着嗓门道：“究竟是何事，大哥要是相信俺两个，就只管说，俺能帮忙的，一定帮忙，即便代大哥去死，也没二话！”

经不住朱升夫妇催促再三，陈默把香烟屁股狠命一捻：“事到如今，就直说了吧！”他望了朱升一眼：“不瞒兄弟说，我本是国民政府的军统特工人员。”

他此言一出，朱升蓦地一惊，伸出的筷子缩了回来：“大哥是老蒋那边的人？”

陈默点点头：“不错，最近蒋委员长下达指令，要我们限期刺杀伪市长傅筱庵，假如完不成任务，按军统家规，不是送前线当炮灰，就是监禁终身。”

翠姑边哭边说：“真的到了这般地步，丢下我一个妇道人家，如何活得下去？倒不如早点死了的好。”

“阿姐，你别哭。”阿凤嘴里在劝，自己也忍不住汨汨泪下。她推了朱升一把：“你怎么老不开口？快给大哥阿姐想想办法呀！”

“大哥要俺帮什么忙？”许久沉默不语的朱升，终于冒出了一句。

听了这话，陈默那颗吊着的心稍稍松弛，看来有一线希望，他压低了声音，吐词却很清晰地说：“兄弟愿不愿帮我把傅筱庵杀了。”

“要俺杀傅筱庵？”朱升抬了抬眼皮，重又低下了头。

“是的，由兄弟直接刺杀他，只有你，才是最合适的杀手，可随时随地伺机下手，既有成功的把握，又不致泄漏机密。”陈默望着朱升，紧张地等待他如何回答。

朱升既不说同意，也不说不同意，坐在椅子上，如泥塑木雕一般，上下两排牙齿在“咯咯”地锉动着。看得出，他在紧张地思考。

小屋内的空气沉闷到了极点，4个人谁也不说话，进退成败就在此刻！陈默决计作孤注一掷。他站起身来，拍拍朱升的肩膀：“兄弟一向爽快，事到如今倒拿不定主意了？不过话得说回来，这件事关系重大，弄不好要家破人亡，确实使你为难。”他观察了一下朱升脸色，接下去说：“论私，你我同乡加亲戚，胜似同胞手足；论公，你是为汉奸头目做事，我是为抗日救国效力，各为其主。傅筱庵搭救收留了你，你感谢他，报答他，也在情理之中，所以我不想过多为难你。你若愿意帮这个忙，事成之后，一起去重庆，成为抗日英雄，名垂青史。你若不愿杀他，就请把我绑去邀功请赏，

等待你的自然是升官发财。”

“要死，就死在一起，兄弟把我也绑了去吧。”翠姑吊在陈默臂上，带着哭音说。

“你这个没良心的，真的要把大哥阿姐绑去请赏？”阿凤推着朱升，她猛地转身扑到床上，“你若真的这样，就和你一刀两断。”说着呜呜咽咽痛哭起来，好不伤心。

“哭什么！”朱升一拍桌子，抓过酒瓶，咕噜咕噜把小半瓶桂花酒喝了个精光，将空瓶往桌上重重一搁：“大哥大嫂，俺朱升决不是那号甘心为汉奸卖命的孬种！俺是个中国人，早先在日本人厂里当童工时吃足了苦头，俺也恨小日本，也曾劝过傅筱庵别当伪市长。再说，俺受了大哥大嫂许多恩惠，总不能见利忘义，恩将仇报，这件事就交给我吧！一言为定，决无反悔！”

陈默暗自高兴，复又坐下说：“总部戴局长已有指示，得手之后，赏5万元，需要人帮忙吗？”

“人多了反倒不好办，象傅筱庵这号老半死的人，俺一个人完全可以对付。”朱升满有把握地说。

“祝兄弟马到成功！”陈默满斟一杯，递了过去，朱升接过来一饮而尽。

当天晚上，陈默向陈恭澍报告策反朱升成功，并就刺傅成功后，如何接应朱升夫妻离沪作了具体安排。

陈默是军统上海区第二行动大队的分队长，与朱升同乡不假。至于开设酒菜馆、朱升挨打、马路救助以及做媒赠款等，都是军统定下的计策，只是瞒着朱升罢了。

祸生肘腋 伪市长被刺授首

1940年10月10日，这本是中华民国政府的国庆节，汪伪政权为欺蒙国人，也把这一天作为国庆节。朱升得悉傅筱庵要在国

庆节之夜举行招待宴会，必半醉而归，于是决定当晚行刺，并通知了陈默。

双十节之夜，傅筱庵在虹口“六三花园”设置盛大筵席，招待日本驻沪上军政头目，伪市政府官员亦应邀赴宴。前不久，傅筱庵接到日本政府邀请，要他东渡日本参加东亚大都市联盟会。主子赏识，喜不自胜，与来宾频频碰杯。

朱升仰卧在床上，焦急而又不动声色地等待傅筱庵回来。按多年来的习惯，不论傅筱庵什么时候回家，他都得等着，直至服侍其上床后，才能去歇息。今天晚饭毕，朱升取出磨得锋利无比的大号剔骨菜刀，放在刀架上，然后去门卫房间与警卫乱吹了一通，至9点半回到卧室，往床上一仰，双手垫在后脑勺，竖起耳朵听着。

夜深人静，合宅男女老少都已进入了梦乡，仍不见傅筱庵回来。朱升心神不宁，暗暗担心：陈默莫非不是军统，而是李士群手下的人，故意装成军统试探我？傅筱庵一向重视养身之道，平时即使遇重大事，就寝时间也不过11点，莫非他已得悉风声？不然为何迟迟不归？想到这里，不禁心头“呼呼”忙关灭电灯，摸了摸藏在内衣里的手枪。这是陈默昨天给他以应付紧急情况的。

“嘟嘟嘟——”正当朱升胡思乱想时，大门方向传来了熟悉的汽车喇叭声。朱升一跃而起，蹑手蹑脚走到窗前，掀开窗帘一角望去，见两扇铁门洞开，傅筱庵坐着黑色防弹轿车缓缓驶入，停在院中，朱升急忙开门迎了上去。

原来今天晚上，汪伪特工总部头目李士群因故未参加宴会。李士群手下的密探、杀手遍布上海滩，一则对付共产党、军统，二来对不顺他眼的自己人也是要“吃”的，莫说傅筱庵，就是日本人也难以驾驭他。正因为此，傅筱庵对李士群竭尽巴结之能事，今晚散席后，他特地驱车特工总部，向李士群馈赠了一份厚礼，算是对他未来赴宴的补偿。闲话一阵后回到宅邸时，已近半夜12点

半了。

“老爷回来了。”朱升见傅筱庵步履踉跄，便将他的一只手臂搭在自己肩上，搂着他那粗壮臃肿的腰部，用足力气，一步一挨进了卧房，扶坐在太师椅里。

傅筱庵两眼通红，面孔肿胀得象隔了夜的猪肝，连连打着饱嗝，想要说话，一股酸气直冲脑门，呛得咳嗽不止，只是用手指了指床铺。朱升知道他意思，又吃力地把他扶到床上，傅筱庵乘势往枕上一倒，任朱升为他脱去鞋子，盖上被头，如死猪般一动不动。

朱升连喊了两声“老爷”，回答他的是如雷鼾声。便拉上窗帘，虚掩房门，去厨房刀架上取下剔骨菜刀，撩起上衣，收紧小腹，插入腰带，拎起两只热水瓶，慢悠悠回到傅筱庵房里。关紧房门，抽刀在手，轻轻挨步床前，暗暗道：“俺为你辛苦了 10 多年，也算对得住你了，只怪你出卖良心，认敌作父，冤有头，债有主，去找蒋介石算帐吧。”他猛吸了一口气，用足力气，对准傅筱庵颈下用力一刀，立时污血喷溅。傅筱庵两手乱舞，双脚乱蹬，张嘴要喊，怎奈喉管已断，发不出声来。朱升又连砍几刀，谅已活不成了，拉过被子，将他的头蒙住，熄灯关门而出。回到自己卧室，换去血衣，洗脸洗手毕，躺在床上闭目养神。

“咣、咣、咣、咣”时钟敲了 4 下，朱升披衣出房，“啊”的一声伸了个懒腰，去廊下推过自行车，将竹篮往车把上一挂，从容而出。快至门岗时，故意咳嗽两声，警卫正在坐困，蓦然惊醒，见是朱升，打着哈欠道：“朱师傅早。”朱升停住脚步，摸出两支“哈德门”，递过去一支，警卫一边道谢，一边取出火柴。朱升凑过去点燃了烟，说了声“回头见。”跨着自行车，脚下一用力，打着铃飞驶而去……

“辰光勿早了，老爷还没起床？”张氏昨晚解手后朦胧睡去时，似乎听得傅筱庵房中有响声，因知丈夫常有梦呓，不曾介意。如

今已是日高三丈，时过 9 点，仍不见丈夫起床，心生疑窦，便走到门前连叫几声，屏息静听，毫无声息。急得敲起门来，先是“笃笃笃”，后是“嘭嘭嘭”依然没有反应，吃惊不小，喊人撬门入室。

“老爷该起床了。”张氏见丈夫蒙头而睡，下半身露在外边，忙伸手掀去被子。这一掀不得了，吓得她尖叫一声，往后便倒，人事不省。众人不知出了什么事，跑进去一看，但见傅筱庵身首异处，血已成了粥样，一股腥臭味扑鼻而来。

常驻傅宅的日军一面向上司报告，一面关闭大门，逐个查询，内中独缺朱升，放出摩托去南京路他家中搜寻，哪有踪影？除了些搬不动的硬木家具外，细软值钱之物荡然无存，于是确信凶手正是朱升。日本海军陆战队及汪伪特工一齐出动，在虹口地区实行紧急戒严，盘查过往行人车辆；又令沪杭、沪宁两线火车停开，不许杨树浦沿岸船只离岸。霎时间，大街小巷、车站码头警车呼啸，兵丁穿梭。

10 月 12 日“祸生肘腋 傅筱庵被刺身亡”的新闻见诸报端。上海的街头巷尾，到处可见悬赏 5 万元缉拿凶手朱升的通告，大搜捕也在继续进行。然而始终未见真凶归案的消息。

蒋汪货币战与“银行血案”

宋志成

- 汪系《中华日报》：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再杀中储 1 人，枪毙人质 3 名
- 周佛海、季云卿、李士群三巨头密商对策
“警卫队长”吴四宝施暴推行“‘CRB’”
- 蒋介石严令戴笠，打乱汪伪银行，夺回法币市场
- 蒋汪特工战，血案累累
- 杜月笙出面调停，吴四宝受宠若惊
- 白骨堆上，谁最风光

小 引

1941 年早春二、三月。世界金融中心之一——上海爆发了历史上罕见的银行界大血案。

汪系《中华日报》2 月 1 日第一版用通栏大标题刊登这家报纸的独家特大新闻：

以血还血，以牙还牙！再杀中储 1 人，枪毙人质 3 名！

同时，社论以四号字刊出，严厉警告重庆当局和“蓝衣社”，将不惜采取一切手段，进行报复！

一场腥风血雨在上海滩银行界展开……

这是为什么？为什么上海滩银行界遭此浩劫。……历史上出

现的事件，往往在当时被层层迷雾所笼罩，很难窥其真相。

第一章 施暴推行“CRB”

事情的由来还得从发行“中储券”说起。

抗日战争初期的沦陷区，尽管汪精卫已在南京粉墨登场，群丑沐猴而冠，成立了汉奸国民政府，但在市面上流通的钞票就有：重庆的法币、日本的“老头票”、日本军部发行的“军用票”、南京“维新政府”的“华新票”、华北“临时政府”的“联银票”……正是群魔吸血，市场混乱，民不聊生。

日帝傀儡汪记政府是以统一的“国民政府”出现在历史舞台上的，包括当时北平政权全都换上了青天白日满地红上加一条黄色包脚布旗帜。作为统一政权命根子的首要大事，就是发行钞票，统一币制，掌握财权。汪精卫深知此事犹如贾宝玉的通灵宝石，交给了自己的亲信周佛海去办。周佛海在日本顾问指导与策划下，于1940年5月成立了“中央储备银行筹备委员会”，1941年1月，正式成立“储备银行”发行“中储券”所谓“储备”就是假惺惺地表示黄金充足，其实不过是骗人把戏而已。从此，市面上又多了一种钞票，沦陷区人民习惯上叫它“CRB”。

伪中央储备银行成立后，各地纷纷开设分行。上海分行就设在上海外滩前俄道胜银行的旧址。上海——当时的国际金融中心之一。陪都重庆的中中交农四大银行在上海均设分行并照常营业。上海银行钱业分公所一张决议，拒绝与“中储行”来往。全市大小商店也一一拒绝使用“中储券”。一场剑拔弩张的血腥斗争势必在上海滩银行界演出。

且看《正言报》记者当时对伪中储上海分行的营业开业情况的报导：

在大厦的外面，三四十个巡捕，其中，大多是日籍的，紧张